宛丘題跋
容齋題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宛丘題跋

張耒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宛丘題跋

宛丘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讀唐書

讀韓信傳

讀南越傳

讀楚甘公說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白樂天事

書宋齊丘化書後

老子義

書韓退之傳後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書吐蕃傳後

讀鄒陽傳

宋 淮陰張 耒 文潛
明 海虞毛 晉 訂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子謂文帝寡於言而意有餘未嘗爲外貌觀美繁於辭令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夫知稼穡者必上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慷慨歎息語必成文此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常恨不樸殺此老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昏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者疑而不信予謂或有之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爲悍妻操制其柄外聚羣不逞於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益有足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矣以廢子賢之故怒某人嘗與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盡欺參以義而諂有所不受使其應變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讀韓信傳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爲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荆通武涉之邪說信無所顧

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爲不服曰服則何爲卒反予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爲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於僞遊雲夢而執也夫僞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怏怏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足爲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市井下俚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矣是不反何待然則爲高祖者奈何必待夫反行明白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數年而定一僞遊而縛韓信自餘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肯以身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保鎮鄉之利者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亡之日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於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爲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之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臥於隆中其主就彼彼孫武求試兵法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讀南越傳

予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於南越使陸賈奉璽尺之書馳一介之傳曰今兩帝竝立而無一使相通是必爭也未嘗怒其爲帝而佗感心竭誠屈伏自痛不須臾而去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不飲則欲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迫我也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爲帝

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其以爲兒子之論而不信也

讀楚甘公說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秦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必見虐自有載籍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何怪焉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恩母墜井作賞花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予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自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非篡者何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爲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一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無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也謗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夫惟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眞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眞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書宋齊丘化書後

齊丘爲唐僞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清淨者

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終其情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出斯言不廢

老子義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社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於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耶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安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嘗有司殺者殺矣窮有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書韓退之傳後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執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執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安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予曰是何足

怪爺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昏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於一已之私智而濟以敵斯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震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貫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道以高楚而後怒嗥吼聲振百里押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則埶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而名益聞耶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埶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咎不敢議之究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內聽婦言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辨之士敗於辨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密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束爾手吾將汝殺則雖賁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待之殺而不之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之可以不虞也在德宗之時吾方疑之曰彼必以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黎木林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隣國之動靜皆知之矣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不覺也則其爲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笑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大矣彼李晟之知不可不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況無二臣者哉

讀鄒陽傳

鄒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遊戲天子

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自以遊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

元祐間蘇子瞻方爲翰林豫章黃魯直高郵秦少游濟北晁无咎譙郡張文潛俱在館中趙學蘇門世號四學士子瞻遇之甚厚每集必命侍姬朝雲取蜜雲龍飲之一時文物之盛自漢迄唐未有也陳后山與李端叔書云黃晁秦則長公客也張文潛則少公客也二公及三子相繼云亡文潛喘然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殽飲食之故著作傳於世者尤多晚年詩效白樂天樂府效張文昌故陸放翁云自丈潛下世樂府遂絕知言哉蘇長公嘗品第諸子云晁无咎雄健俊拔筆力欲挽千鈞張文潛容衍靖深若不得已于書者又云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而易不可致以君為難云其題跋數條皆讀史時偶書其胸中成竹絕無毀譽詩文補亡析疑之語聊以存少公之客云爾海陽毛晉識

宛丘題跋卷之一終

容齋題跋

洪邁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容齋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祕閣書目
跋易舉正
跋孔安國尚書註
跋韓嬰詩外傳
跋白虎通德論
跋方言
跋說文解字
跋資治通鑑
跋真宗實錄
跋汲冢周書
跋大唐說纂
跋開元天寶遺事
跋續會要
跋蔣魏公遜史
跋皇朝百族譜
跋列子
跋尹子
跋隨巢子胡非子
跋戰國策
跋范子計然
跋意林
跋續樹萱錄
跋雲仙散錄
跋孔氏野史
跋後山談叢
跋漢志雜占十八家
跋漢志兵技考
跋冊府元龜
跋晉代名臣文集

跋辭許昌集
跋駱賓王集
跋元子
跋皇甫持正集
跋張鷟龍筋鳳髓判
跋文與可丹淵集

卷之二

跋歐陽率更帖
跋蔡君謨帖
跋蔡君謨帖語
蔡君謨書碑
顏魯公帖
趙德甫金石錄
跋黃魯直詩
跋白樂天詩
又
跋歐陽公牡丹譜名
跋韋蘇州集
跋李頎詩
跋杜甫詩
跋張祜詩
跋李益盧綸詩
跋玉藥杜鵑
跋徐凝詩
跋梅花詩
跋司空表聖詩
跋黃魯直詩
跋俞似詩
跋吳激小詞
跋東坡詩
跋李陵詩
跋張文潛詩

容齋題跋卷之一

宋　鄱陽洪邁景盧　撰
明　海隅毛晉子晉　訂

跋祕閣書目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宏其焚蕩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其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爲可歎

跋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眞本比較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顚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註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註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垢九四包失魚註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註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

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象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註云賢德以止異則居風俗以止異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彖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註陽已上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註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跋孔安國尚書註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攷

跋韓嬰詩外傳

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

見處子佩璜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跋白虎通德論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爲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篇莫善於廣蒼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祇悟又書稱

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跋說文解字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爲草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爲犕（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爲若夕寅其文蔚也爲斐也乘馬班如爲驪如天地絪縕爲天地壹壹所引書帝乃殂落爲勘乃殂窴三苗爲竄（塞也音阵）三苗又闉闉升雲半有半無厵有爪而不敢以撅及以相陵懱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爲既禍既禋新臺有泚爲有玼焉得諼草爲安得藼草論語荷蕢而荷臿褻裘爲袒衣又有踧踖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爲諏諏接浙爲湝浙（湝其兩反乾濕未也）左傳有涼爲犂涼斐夷爲發（音發）夷國語觤飯不及壺餐爲侐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跋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纘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卽位卽書正月爲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然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俾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盖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爲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卽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

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郁辛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諡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宁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辛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跋眞宗實錄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僊鬼竈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之間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眞宗上僊王沂公懼貽議後世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迹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之鶴惟恐不詳遂爲信史之累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跋汲冢周書

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馘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

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爲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麉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狢十有八麂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慕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註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卽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崛以肅愼爲稷愼獽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姑妹東屍爲且慮渠搜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所紋穢人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獸名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臭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丘狐九尾東南夷曰氐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禽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茜耳茜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貙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蹏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康民以稃苡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縻費費其形人身枝腫自笑笑則上脣翁其目倉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亦北狄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正東高夷嶲羊嶲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邛邛距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爲車終行不敗篇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爲四方獻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鮫瞂利劒正南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歷珠名龍角正北以橐駝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唐

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益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咨毋爲權首將受其咨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跋大唐說纂

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令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儲位新史載其說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跋開元天寶遺事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卽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豕指楊國忠爲氷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劒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跋續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間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

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凱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繩務悉矯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皆散文書皆爲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爲宰相言宏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鞫爲煨燼吁可惜哉

跋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賴叔所著也多記當時典章文物之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芾始掇撫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爲博文强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大槩辨訂官制之訛誤也

跋皇朝百族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貞觀氏族志今已忘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爲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爲參知政事予按此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爲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慤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同

跋列子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說勇有力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果可復到耶

跋尹子

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序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敢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鈃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其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跋隨巢子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皆不復存馬總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爲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爲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

跋戰國策

劉向敘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糅莒本字多脫誤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抄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高氏子略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

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得而辯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閎深傑異固世之所眩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是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歎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効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棄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跋范子計然

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强吳孟康註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實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與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作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

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濱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註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踪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註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註其序以爲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竝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註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跋意林

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纚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生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列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跋續樹萱錄

頃在祕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咂萍藻採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窻風霜葉泣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凵空

排嫩碧露桂梢寒掛團壁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萱錄乃王性之所作而托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跋雲仙散錄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之類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近世南劒州學刊散錄可毀

跋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爲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感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房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鈞尹師魯在河南攜官妓遊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卽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能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傳獻簡諸公皆不免議議予謂決非毅甫所作蓋魏泰碧雲騢之流耳溫公自用龐籍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靖之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跋後山談叢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如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乃建議使行邊及丁文簡因杜祁公一語之戲而陷杜子美以撼祁公丁晉公以白金賂中使尼張垂崖不召與張垂崖聞逐萊公而買田宅以自汚攻之諸公出處日月皆不合前四事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貽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跋漢志雜占十八家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甘德占夢二書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菜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武王夢帝與九齡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爲大是以見于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跋漢志兵技考

漢成帝命任宏論次其書爲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埶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可復見矣

跋冊府元龜

眞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跡後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僚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爲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鑾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已之惡或襮人之善竝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僞諸國各有著撰如僞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竝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僞邦商芸小說談藪之類俱是詼諧小事河南志郡志平剡錄之類多是故吏賓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華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取恐成蕪穢竝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雎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跋晉代名臣文集

故麓中得舊書一帙題爲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眞泰山一毫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

曰頭責子羽文極爲尖新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采以遺博雅君子（文見五筆第四卷）其文九百餘言頗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集仙傳所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葢敏之作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葢見於此

跋辟許昌集

能晚唐人詩格調不甚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荔枝詩折楊柳十詩序可見而所作皆無過人又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註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其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兩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哉

跋駱賓王集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葢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遊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註謂王勃作遊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跋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

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紓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以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審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僧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起胷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是言國之僧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僧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應至云惡國之僧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僧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僧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此書雖不作可也惜哉

跋皇甫持正集

皇甫湜李翺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辭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哉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衡衡溪口楊素瀕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風格殊無可悉也

跋張鷟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是也僉載紀事瑣尾摘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敝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采如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也

跋文與可丹淵集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知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嘗恨不

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益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彩相鈎加銅螭逐銀貑壓屋驚蟠拏洞戶瑣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鶯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閒弄玉指環輕冰抱紅牙君王顧之笑爲駐七寶車自卷金鏤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其無涯其語意深入騷人閫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塵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

容齋題跋卷之一　終

容齋題跋卷之二

跋歐陽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辟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摘藻特有自然至如閬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跋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疎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爲人所疎如此今則反是方爲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閤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情苛禮吁可厭哉

跋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彊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齒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靜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問寢食之祝講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猥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

悉忘其眞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僧茶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噫二紀之前子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劉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爲一歎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昊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鼎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牓至有勳德之家干請朝廷出敕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蔡公之盡意如此雖勳德之家請於朝出敕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閱臨汝石刻見一帖云政可守志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獻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彝器槃匜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

是正僞謬去取褒貶凡爲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好趙没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順伯因爲撮述大槩云余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酒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摹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欵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凡化爲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爲雲烟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臨鐵論石刻數十副軸

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篚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篚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衆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本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亦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敘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書

跋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遼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跋白樂天詩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筆簪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註云菱谷紫紅皆小臧獲

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又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纔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益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註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烹鼎烹鄒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臥白雲歌紫芝彼爲葅醢机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跋歐陽公牡丹釋名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葉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蘂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盞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縈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跋韋蘇州集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算竊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僊去樵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三衛正天寶間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跋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頌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及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爲不可及余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算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凄惻而聞簷外雨中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跋杜甫詩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仔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王昌齡茱萸插鬢花空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曬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强插茱萸隨衆人張謂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湋髮希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眞不侔矣

跋張祐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祐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已樂云徨徨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與慶池南柳未開太眞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偓偓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要娘歌悖拏兒舞阿鴉湯雨零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弦之樂府也

跋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朔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跋玉蕊杜鵑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蕊乃今場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峰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爲外國僧鉢盂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閬苑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僊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跋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不爲詩人所稱說子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絕於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

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遊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按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遊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爲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跋梅花詩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楞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跋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有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

韻午睛初五更惆悵迴孤枕曲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跋黃魯直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籬是闕是補旅次於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搥突夔人屋壁列樹白桃鏤爲墻實以竹示式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爲律儻有江船吾欲東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爲律令而言則爲字當作去聲讀今魯直似以爲平聲恐亦誤也

跋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鈐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道健類辭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隳圮猶能追憶其語爲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韝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與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跋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娥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撣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

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溼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壻也

跋東坡詩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巷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空城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眞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跋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跋張文潛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苑不知何王殿遺締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算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摹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

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十三載隣里逼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論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題跋似屬小品非具翻海才射雕手莫敢道隻字自坡仙涪翁聡鑣樹幟一時無不效顰鄱陽洪容齋升蘇黄之堂而嚌其臶者也恨未見其全集已卯秋從長干里獲其題跋二卷尾有匏庵吳氏印記較之隨筆所載互有異同予珍之不異木難遂与六一居士集古録並付梓人嘗憶數年前眉公与予論題跋一派惟宋人當家惜未有拈出示人者予曰援容齋自序云寬閑寂寞之濱窮牀樂時之暇時時提筆据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此獨非拈出示人者耶眉公點頭撫掌曰襪材今萃于子矣海隅毛晉識

容齋題跋卷之二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宛丘題跋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